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

春官宗伯第三之二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皆倣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吉禮是也保安也目吉禮於上尊鬼神 賈氏公彦曰單言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保

邦國則統侯國言之　鄧氏元錫曰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享親尊祖無怨恫於鬼神而後邦國以寧故宗伯掌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孫氏之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事鬼神示者即保邦之實政也故承祀親疏上下間者有一事之不致其誠一物之不當其則則為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惟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案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能事天神人鬼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獨目此以著其義　天曰神妙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為義五岳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通論唐氏曰虞書巡守脩五禮皐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葢五禮兼神人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賓軍嘉則五禮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古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當為吉書亦多為吉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祀之祭之享之吉禮之別十有二賈疏下經禋祀血祭天地各三享人鬼六為十二

案吉凶不相干故古者有喪則廢祭喪服緦麻章傳曰有死於宫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蓋心稍繫於哀戚則不能致其專一以交於神明故唯祭祀謂之吉禮

餘論王氏安石曰以神鬼示為序定上下也以鬼神

示為序辨內外也以神示鬼為序明尊卑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音因李又音煙

正義賈氏公彥曰周語精意以享謂之禋　鄭氏康成曰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　程子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鄭氏鍔曰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其主位乎上故曰上帝物無以稱德唯致其精意可以享之

案冡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

上帝可知也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可見二禮之從同

辨正張子曰注以禋為煙非也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禋燎則不言可知蓋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書曰禋于六宗又曰禋于文王武王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正義鄭氏衆曰實柴實牛柴上也　鄭氏康成曰星謂五緯賈疏五緯謂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二十八宿隨天左

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案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毛氏應龍曰日月陰陽之精五星五行之精在天為七政成造化祀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

通論楊氏復曰典瑞朝日注云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東門之外馬鄭注皆云於春分賈誼亦云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祭以

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覲禮拜日于東門外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覲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則因禜皆因事而祭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

正義鄭氏康成曰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

報陽也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王氏昭禹曰物感風而化資雨以養燔燎以致其神為物報也

某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疏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　案太尉司徒司空之名盖亦東漢以後人所目

賈氏公彥曰司中司命等言槱燎日月言實牲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禋事列於皁祀義全於昊天上帝文當然

也

案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盖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為性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其死生脩短之數若或制之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相協生民欲登之於仁壽而消其疵厲夭札故特立司中司命之祀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禀之有命以定其志也　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則已包雷師矣

餘論賈氏公彥曰虞書禋于六宗康成以此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王肅取家語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為六宗孔安國注尚書同此說鄭注月令天宗為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日月尊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賈疏社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祇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

與昊天禋祀對故注云祭地可知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賈疏昭公二十九年左傳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食於火賈疏昭二十九年左傳少皥氏有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其二祀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賈疏

江河淮濟為四竇　賈氏公彦曰社稷五祀五嶽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　項氏安世曰血毛告幽全之物也地道有幽全之義故求之以血　陸氏佃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普利以養人也　王氏志長曰五祀在社稷之下五嶽之上則非門戸等可知

案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

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

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顯與經悖　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為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為莽歆所偽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

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示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不得謂社祭之外别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或舉下以

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徧舉也　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盖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故其祭雖合而亦分鄭注五官之神盖水火金木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别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

通論黄氏榦曰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宗伯及鼓人

職皆獨舉社以方丘唯天子得有事也大司樂所謂地示則兼斯二者 陳氏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九年家語五帝篇則以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户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說然則五祀者其名雖

同其祭各有所主

存疑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唯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書傳無文其即澤中之方丘與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年皆反劉莫拜反沈直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順其性

之舎藏　崔氏靈恩曰祭山林於壇祭川澤於坎禮記四坎壇祭四方是也牲用少牢王服玄冕牲玉各放其方之色樂奏㽔賔歌函鍾舞大夏

以副辜祭四方百物副普逼反一音方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副牲胸也副而磔之謂磔攘賈疏副牲胸者盖見當時牲體皆從胸臆解析之磔攘見月令磔牲以禳去惡氣也及蜡祭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賈疏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種其一也百種百穀之種　案郊特牲言祭百種以報

嗇則百種當祭明矣昆蟲毋作乃祭蜡而以此辭為祝豈祭昆蟲之謂乎當從張子為正

總論王氏安石曰禋者意之精也意先於氣血者氣之盛也氣先於形實柴槱燎用氣而已埋沈疈辜則用形馬氣親上形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如字鄭他歷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賈疏迎牲入豚解而腥之王及后酌醴獻尸故云薦腥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賈疏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

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是謂始獻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等為終也郊特牲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賈疏祭時作樂為陽灌地為陰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祼也

辨正陳氏傅良曰祠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祼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個祭名非是案鬱人掌鬱用之以祼記云獻之屬莫重於祼則肆獻祼者祭享之隆禮也其自饋食始者則不祼士虞

特牲少牢皆云饋食則祭享之殺禮也司尊彝職祠
禴嘗烝追享朝享皆有祼而鬯人職廟用脩卣氏以
為終喪後初為吉祭不與全吉同故自饋食始畧同
士大夫禮則天子諸侯固亦有饋食禮矣此經以饋
食與肆獻祼相對言之葢一隆一殺四時之祭唯所
用之如冠禮之或醴或醮大夫祭禮之或賓尸或不
賓尸不拘一轍而皆可用也從其隆則以肆獻祼從
其殺則以饋食然則此二句者統下四時之祭而言

非祭之正名也肆陳也又大也大祝職云肆享雖詩云肆祀皆有大義焉饋食盖於春若夏偶行之以春夏時用薄祭也易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足以見禴之為薄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賈疏此以春秋為魯禮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祫祭也云明年春禘者約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僖公

宣公三年春皆有禘祭可知文公二年有祫則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明年是三年亦有禘可知至六年是三年祫八年為五年禘殷大也除明年春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禘雖小於祫而大於時祭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禴餘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　陳氏傅良曰祠禴嘗烝皆舉於四時孟月案據大司馬職則皆於仲月　程子曰易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祭也　王氏安石曰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合衆物以享曰烝　鄭氏鍔曰春夏蒐苗時物方生可獻者寡秋冬獮狩乃備物備禮唯其稱也

案康成以肆獻祼為大祫饋食為大禘合四時之祠禴嘗烝為六享非也然四時之祭中即兼有大禘大禴司尊彝職所云追享朝享是也則六享亦具矣蓋宗廟之祭歲以四舉數則為瀆祠禴嘗烝禴恒薄而

烝恒盛四者固已不同而大禘大祫二者即比次錯
舉於其間禘則或春或夏而春禘則不祠夏禘則不
禴大祫之舉以冬而既祫則不烝每舉大祭則不復
舉時祭故名數之則有六而歲舉之則四而已追享
朝享於司尊彜言之而此無其文者以四時之祭中
已賅之也大禘大祫與時禘時祫經傳每多錯互夫
三時祫而一時禴見於王制此時祫對禴而言者也
但時祫合七廟之主而大祫則兼合毀廟之主以此

為異大祫即為大烝可見歳不兩舉矣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禘也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大禘不於春則於夏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可見不必追祖之所出而後謂之禘也左傳晉人云寡君之未禘祀可見其為時祭之通稱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郊特牲云郊血則天祀非無血非

不用形尚書王賓殺禋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則鬼享非無禋非不用氣然則祀也享也祭也各有所主而已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丘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以分見於諸職互備可知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謂救患分烖凶禮之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者服焉疏者含襚賈疏天子諸侯絶旁期注據大夫巳下但天子諸侯雖無服含襚則有之　朱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

子曰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

以荒禮哀凶札札如字一音截

正義鄭氏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謂疫癘　林氏之奇曰凶以

天烖言札以民病言

案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饑穰更事方嶽中隣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為財）則不惟無遏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

以弔禮哀禍烖

正義鄭氏康成曰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如何不弔（賈疏莊十一年傳文）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

弔之道賈疏雜記文

案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而諸侯同方嶽者皆重救患分裁之禮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禬禮哀圍敗禬劉戶外反徐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案更庚同償也宋裁

非圍敗之事借以明義故曰是其類　賈氏公彦曰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是也　易氏祓曰國見圍謂之圍師敗績謂之敗　王氏安石曰寇亂則及事時故救之圍敗則在事後故補之

案成周六服承辟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也蓋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内侵不寧侯馮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恤受兵之國義盡

仁至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圜敗之後惟歸財為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興發

以恤禮哀寇亂

正義鄭氏康成曰恤憂也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内為亂賈疏此據文公六年左傳魯惠伯之言為義　鄭氏鍔曰春秋諸侯救邢左傳曰簡書同惡相恤魯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蓋問勞而謀其不協也

案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顔為賊於魯天子為之誅顔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奪宗周師再伐衛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内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總論王氏安石曰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也死亡為重凶札次之禍烖為輕圍敗寇亂人事也圍敗為重寇亂為輕此凶禮之序也

以賓禮親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别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見賢遍反下同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遇偶也若不期而偶至 賈氏公彦曰案大行人職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

辨正陳氏汲曰六服之内以時分來迭更而徧以春來則曰朝以秋來則曰覲無方時之别也尚書康王即位大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可證賈疏一方同時盡來之誤　王氏與之曰諸侯有人民社稷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猝有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遇於冬但六年之内必以次來王耳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六禮者皆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　鄭氏鍔曰殷見者合衆多之國而來見故謂之同

案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隆禮也隆禮或因有大事

或閱數歲而後舉之注謂十二歲王不廵守乃殷同似未可拘又謂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亦非也詳見大行人職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覜他弔反一音他堯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　鄭氏鍔曰聘曰問有問遺之意覜曰視有省視之義

案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殷

覜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覜也
通論鄭氏鍔曰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
除邦國之慝通考二官聘覜之禮葢王與諸侯交用
之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
存疑鄭氏康成曰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竟
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
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
元年七年十一年

以軍禮同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賈疏同謂使之和協

軍禮之別有五　歐陽氏謙之曰自五人為伍凡受

田起役調兵分土無不本於是故總謂之軍禮　王

氏昭禹曰賓禮所以達外治軍禮所以制外亂故軍

禮次賓禮

案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用

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馭衆以律莫嚴於軍欲使萬民協力一心故田役大均皆用軍禮用衆簡衆具見大司馬職小司徒三年大比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以令貢賦均人三年則大均是也小司徒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軍禮之簡稽也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黨正族師合其卒伍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軍禮之誓戒也王朝之法

侯國壹稾馬至大司馬制畿封國一以軍數為準則

用軍禮尤可見矣

大師之禮用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其義勇

案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廵陳眡事若常武之

詩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

漢獨遣方叔召虎是也簡書徵調如臂指之相使敵

王所愾如手足之衛頭目是謂能用其衆　地官正

貳及考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旅師軍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為之名耳春秋傳有衆一旅師田非合五百人不可用故舉軍旅以括之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賈疏注約地官均人為目所以憂民　王氏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賦有輕重家有上下役有多寡所以恤之

案春秋傳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為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

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王朝大均之禮所及也大均蓋量其土地之饒瘠道路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為貢賦征役多少疏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

王氏昭禹曰觀其坐作進退刺伐擒縱則能者可簡

案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

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統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刺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案强弱因有事而見故曰事

案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

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敎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

賈疏封人職為畿封而樹之是也　王氏安石曰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

案大司馬制畿封國即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即大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即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即大

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旅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大封終焉　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於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賈疏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嘉禮之別有六　賈氏公彦曰吉凶軍賓皆曰邦國嘉禮則曰萬民者雖通乎上下而萬民所行者多也黄氏度曰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王氏昭禹曰人有兄弟男女朋友故舊賓客之好先王以禮文之使之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此禮之所以為嘉也

案民之秉彛於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賔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　饗燕脤膰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賔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

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賈疏人君有食宗族並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賈疏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如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别賈疏子孫雖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姬姓子孫氏曰仲孫季孫之屬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賈疏謂繼别為

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案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以示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疏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别則見為弗顧而以此相尤者多矣記所云族食世降一等乃為諸侯以上言之盖國

君之體尊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皆以合食聚之與此經之義不相背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國語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因其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王與族人燕於寢后帥内宗之屬燕於房諸侯以下皆然

餘論王氏昭禹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

者至於死皆使之以禮相從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冠古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其恩成其性賈疏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親之也是親其恩冠義男子二十而冠既冠責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之禮是成其性也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是亦以成人之禮責之　賈氏公彥曰昏冠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兼言男女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案故舊朋友凡世臣遺老皆是此特其一耳　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賈氏公彦曰賓射之禮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也　鄭氏鍔曰待以賓禮而與之射也

案詩云朋友攸攝書曰大史友内史友先王與羣下皆以朋友視之故賓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客謂朝聘者　賈氏公彦曰掌客職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行之在廟燕者一獻四舉旅降脱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

餘論鄭氏鍔曰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爼公當饗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别爾如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

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賔客總言之

通論王氏詳説曰行人言饗不及燕掌客并言饗燕春秋時有饗終而燕者其禮輕故文畧耳　王氏安石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巳致其愛也四方賔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脤膰社稷宗廟之肉賈疏脤是社稷之肉膰是

宗廟之內成十三年春秋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盛以蜃器曰脤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義異以賜同姓之國者同福祿也凡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通論賈氏公彥曰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二十四年傳宋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異姓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姓王昏姻甥舅賈疏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此經賀慶兼同姓可知　王氏昭禹曰兄弟之國非不與之慶賀也其親之也以脤膰為主異姓之國非不與之同福祿也其親之也以賀慶為主

總論王氏安石曰親宗族兄弟然後親成男女由尊及卑也親故舊朋友然後親四方賓客由近及遠也

四方賓客彼以禮來接兄弟異姓之國我以禮往加此嘉禮之序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通論王氏昭禹曰命以徳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以儀辨其等　王氏詳說曰典命分諸侯與諸侯之臣言宗伯并諸侯與諸侯之臣言

壹命受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見命為正吏賈疏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　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賈疏無正文以典命大夫四命以下差之宜有三命再命一命　鄭氏衆曰受職治職事　王氏昭禹曰未命之士非無職然職非受於王

再命受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

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案一命亦有服而必玄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服職卿大夫玄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顯與經悖存疑鄭氏衆曰受祭衣服為上士賈疏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

三命受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賈疏諸侯之臣再命以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與天子三命之士同

案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于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於王然後為有位也

四命受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禮運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賈疏大夫雖得造祭器而祭器未具假之乃足至四命始得具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賈疏典命王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

通論鄭氏鍔曰公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受器若公侯伯之卿三命未得受器假用宜也

五命賜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

命　鄭氏衆曰則法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則地未成國之名賈疏春秋傳成國半天子之軍五命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　易氏祓曰左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為成國其言則者未成國之法也公卿采邑謂之都有都則之職大夫采邑謂之家而無家則子男五命實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公八命卿六命之下於是同乎大都小都始得賜則

六命賜官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曰官臣偃實先後之賈疏引春秋傳證荀偃於晉侯自稱官臣則畿內諸侯之臣亦稱官臣可知　鄭氏鍔曰六命之卿出封則為侯伯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爾　案荀偃列國之卿祇三命受位者耳不可以比六命之王卿然列國之卿亦得自置官則命雖不同而賜官無異也故注引荀偃為證　賈氏公彥曰賜官即太宰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　鄭氏鍔曰大夫

不得具官有采地者常以一官攝衆事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具官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後鄭不從者案典命惟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

七命賜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之卿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

案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王

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見前故但言賜官子男開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六命言賜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八命作牧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侯伯有功徳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賈疏一州

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據州牧而言　鄭氏鍔曰王制州有伯伯即牧也曲禮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國曰牧案伯者長也入天子之國不敢自以為長故曰牧　陸氏佃曰内屈於二伯故稱牧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九命作伯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　賈氏公彦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引公羊傳云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名

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案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蓋繼周公為東伯

案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為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侯兼宋於周為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為縣内諸侯亦無所據餘俱先儒所已具

總論鄭氏鍔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於上臣之微者受之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者自上

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也牧與伯皆曰作者權重位尊非有元德顯功不可得而作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等猶齊也賈疏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玉人記皆依命數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賈氏公彦曰中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等邦國為主也

王執鎮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

四鎮之山為瑑飾賈疏四鎮之山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為瑑飾無正文故云葢以疑之鄭氏鍔曰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瑑於此

圭長尺有二寸　賈氏公彦曰鎮圭王祭祀所執典瑞職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

公執桓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賈疏桓謂柱之豎者宮室在上得桓

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桓圭蓋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賈氏公彦曰已下皆據朝時　朱氏申曰桓象其强直有立也　鄭氏鍔曰見為國柱石之義案射人三公執璧而尚書周公植璧秉圭豈三公加命亦得如上公之執桓圭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音身

正義鄭氏康成曰信當作身聲之誤也賈疏古者舒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鄭氏鍔曰

信圭象人身之伸者躬圭象人身之屈者圭皆長七寸　歐陽氏謙之曰侯伯同七命其車旗衣服之節並同故於圭文瑑飾之間少異信屈之制以辨尊卑聖人名分之嚴幾微不敢失如此

案經文多互見侯伯同七命信躬相對上曰信則躬為微曲可知矣下曰躬則信亦象人可知矣雖不改字義本可通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歐陽氏謙之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制異飾以致其辨　聶氏崇義曰璧圜徑九寸爾雅肉倍好謂之璧郭璞曰肉邊也好孔也好三寸肉兩邊各三寸共九寸

案典瑞職璧羨以起度玉人記璧羨度尺而注云穀蒲皆五寸何也豈禮天之蒼璧乃取陽數之極而用

九子男所執則依其命數與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正義鄭氏康成曰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賈氏公彦曰下有孤執皮帛而云禽者以多為主也尚書五玉亦云贄此玉為瑞禽云贄者以相對為文

通論鄭氏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摯執物以表其心也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摯用禽所以致養也膳夫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職掌擯士者膳其摯

孤執皮帛

正義鄭氏康成曰帛束帛 賈疏束者十端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

案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盖所傳之異 皮虎豹皮 賈疏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案鄭注凡摯無庭實然既用帛又用皮則皮即庭實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是也卿大夫之羔雁俱簡約豈孤之摯遂繁重如此與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惟告神用

壆為摯三公執璧巳見射人

存疑鄭氏鍔曰孔安國於書之三帛以為纁玄黄諸

矦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為赤白黒

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矦執之皆於經無考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正義鄭氏康成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

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曲禮飾羔

鴈者以繢雉以下無飾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

以命數　崔氏靈恩曰雉用死者為不可生服也案鴈非家禽不時得又不可畜盖舒鴈也取其安舒而潔白膳夫受摯以為膳則皆恒用之物可知矣

餘論呂氏祖謙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著盖由東遷之後曠不嶽狩故禮久不講耳　陳氏祥道曰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

漢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教以執璧則贄禮至漢魏大略尚存存疑鄭氏康成曰曲禮所云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賈疏天子諸侯之臣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但飾有異耳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音木

正義鄭氏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賈氏公彦曰庶人府史胥徒也

案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君無摯也此庶人工商之摯大概以其自相見者言之其以事特見士大夫若君者亦有執摯時庶人在官者初至官必執摯工如梓人士商如鄭之弦高之類皆得以禮接見於君大夫與存疑易氏祓曰庶人工商亦謂之臣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謂禮方明之玉也　賈氏公彦曰人執者曰瑞禮神者曰器通言之人執者亦曰器聘禮以圭璋璧琮為四器是也禮神者則不得云瑞案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天地至尊於冬夏至舉大祀焉禮隆而玉亦重矣此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儕天地於四方而直云禮則非大祀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以禮之盖大朝覲合諸侯不能徧舉柴望百神之祭故以此包之上經言六瑞六摯皆朝見賓禮所執此則大朝覲禮神之玉故以次於其後存疑賈氏公彦曰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 鄭氏康成曰禮謂始告神時薦

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黄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　賈氏公彦曰案覲禮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惟上圭下璧與此上璧下琮異

案覲禮上圭下璧與此蒼璧黄琮異者大朝覲會同或在天子之邦或在列侯之域行之者非一所故用器或有異同此蒼璧黄琮為正則於天子之邦用之與抑周官儀禮作經有先後而執筆者或異人故黴異而不害其大同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　賈氏公彦曰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黄帝亦於南郊是也

案鄭氏信用緯書故以此為冬夏至禮北極崐崘之神而典瑞職之四圭有邸為夏正郊天兩圭有邸為北郊神州夫天地之祭必不如是其瀆也至四方之神則據月令故疏以為四時迎氣夫迎氣非大祭亦

無庸用玉矣如其言不已漏中央之黄帝乎總由不知此天地四方為一時祀方明之禮而强以他條傳之故齟齬而不合耳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

正義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方位之色故牲幣亦放之　鄭氏康成曰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

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産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産植物謂九穀之屬

案此通論禮樂之事凡所爲事神人和上下者皆該焉深探其本而又以盡其用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作猶養也防猶制也禮之和樂者即爲樂而聲音舞蹈由之以生天

產養陰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產養陽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即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葢陰陽之理互為其根而交相為用古聖人制作之初精意如此此非職掌所及而亦大宗伯所當知故著於此而典樂諸職所以同列春官也

存疑鄧氏元錫曰血告幽全牲告肥腯以天產報陰德也祼用鬱鬯燎用柴槱以地產報陽德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　鄧氏元錫曰禮中樂和與天地百物往來無閒

案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春禘秋嘗春合舞秋合聲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及葅醢以水草陸產相閒之類致百物大

司樂六變而諸物皆致是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䪢詔大號滌徒歴反鑊户郭反䪢音咨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賈疏大宰祀五帝帥執事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此云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以大宰專掌卜日執事者大宗伯太卜之屬而已大宗伯主祭祀之事則總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賈疏謂祭前一宿案於祭前之一日申戒之故曰宿盖既卜日遂戒百官者大宰之事祭前夕又申戒者大宗伯之事也特牲禮宿尸宿賔

少牢禮宿尸皆謂申戒滌濯概祭器也賈疏據少牢概祭器言之概即拭也視所滌濯看潔淨以否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賈疏禮神之玉即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圭瓚璋瓚亦是玉故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盞之玉還是上文所涖者盞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盞與鬯皆始時涖之祭又奉之互見為義鑊亨牲器也賈疏據特牲少牢爨在廟門之外東壁大號六號之大者賈疏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賈疏祝版之辭鄭氏衆曰涖視也

案禮神之玉大宰贊之大宗伯涖之奉之者將祭之始大宗伯涖視之臨事則大宗伯奉以授王王執之大宰乃贊王而奠之於神坐也　九嬪贊王盞注云王敦受黍稷器此析玉與盞為二者上文統大神大鬼大示而言玉敦則專主宗廟也天地以瓦簋則王敦不屬矣鄭氏鍔執玉器盛盞之說以破注則大神大示可無盞乎揆之文義亦偏側不完矣　大神大示之盞奉之者大宗伯之職也宗廟則后親羞之而

外宗與九嬪贊之若后不與然後大宗伯攝而奉焉

經統攝后之祭言之者取文順耳后不與祭不以夫人若嬪攝而以大宗伯蓋先王並后之防嚴矣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賈氏公彥曰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又相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有故代行祭事賈疏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也通論賈氏公彦曰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鄭注言宰祭者冢宰亦容攝祭也此宗伯又攝之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王氏應電曰此與王居憂則冢宰攝政王不親將則大司馬將六軍同意皆代王行事也

案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斝歷是冢宰亦攝祭也豈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冢宰攝與伊訓伊尹祠于先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豆籩徹王后之事　賈氏公彦曰外祀后不與則大祭祀惟宗廟　鄭氏鍔曰后親薦八豆八籩九嬪贊其薦徹后既不與則九嬪亦不涖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案薦徹皆攝則果獻皆攝可知且外宗職可互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果音祼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為也果讀為祼　王氏安石曰

注以攝祼為代王非也亦謂王后不與而攝其事易氏祓曰外宗職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賔客之事亦如之則大宗伯攝王后不與之禮明矣案王不親饗自可以幣致之無庸大宗伯攝也若王拜送而大宗伯酌祼以授王則謂之贊可也不得為攝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賈疏擯相對文耳通而言之則出入皆稱擯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賈疏依大行人上公之禮言此朝覲會同大宗伯為上擯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案覲禮則嗇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加一士上公加二士大喪王后及世子也賈疏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賈疏哭諸侯者謂薨於本國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緦衰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爵弁紂衣鄭氏鍔曰擯亦相也論語君召使擯為接賓客言之公西赤願為

小相為相主君言之　易氏祓曰擯以接賔何以復謂之相司儀職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即擯也

王命諸侯則儐儐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賈疏案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命以出賈疏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

策命之又案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若天子則無降立之事又僖二十八年左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存疑賈氏公彦曰諸侯命臣必於祭時天子當特為祭以命之洛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是為非時而特假祖廟也

案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詩

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愷獻也若不當祭期則特告曾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矣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謂凶烖賈疏凶謂年穀不熟烖謂水火也　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氏鍔曰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　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賈疏山川稱望望者

望而為壇祭之 王氏昭禹曰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 陳氏祥道曰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四望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春秋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尚書望于山川則望祭中無天神可知 疏見小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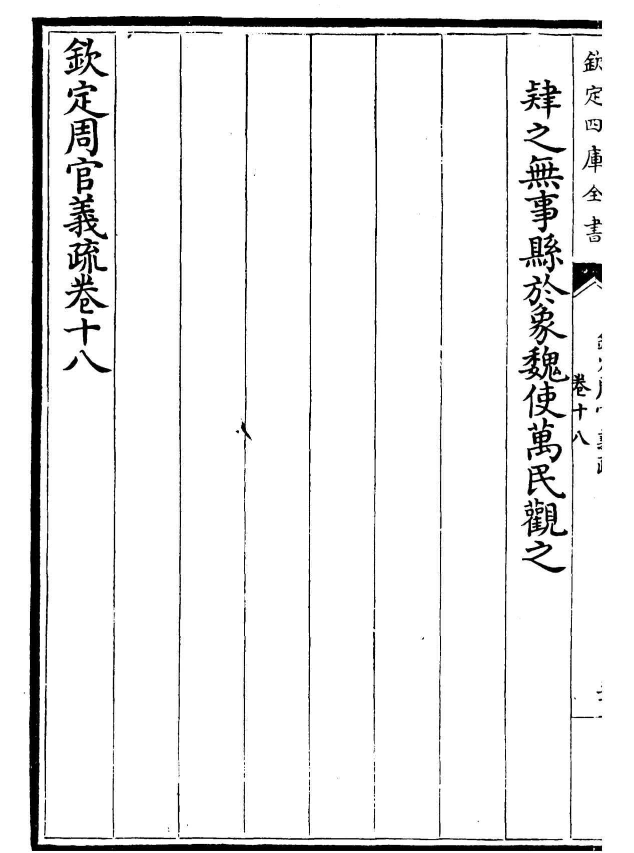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封對授采邑者為小封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世人因名社為后土　黄氏度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與之使立社　劉氏恕曰大社之土以封諸侯將取是土故先告焉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正義鄭氏康成曰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賈疏

既頒其祀明亦頒禮與之　賈氏公彦曰班祀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　歐陽氏謙之曰都家采邑也鄉六鄉邑六遂及公邑也
案鄉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酺禜因國之祀　宗伯職獨無正月之吉始和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



肄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俞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十二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九

春官宗伯第三之三

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正義易氏祓曰别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案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宫刑小司徒之建教法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為外神未安

右社稷左宗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賈疏雉門中門也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内之左右也　王氏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祭義注云周尚左何休云質家

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為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賈疏下別言兆山川丘陵等故知四望是五嶽之屬黃帝亦於南郊鄭氏鍔曰月令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故同位於南方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賈疏案祭義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五行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時萬物熛落由風也南盛陽之方司中司命陽也雨是水宜在水位

案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圜丘方澤具列大司樂故但舉四郊之兆

存疑王氏應電曰風師當於東雨師當於西大司徒職日東多風日西多雨司中司命在紫微北其兆於北郊與

案四類天神之兆也當依注說尚書類于上帝及大祝六祈之類下經類社稷宗廟之類乃是祭名非所祭之兆也不可牽彼混此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其所在　賈氏公彦曰不言林澤原隰文略　鄭氏鍔曰五嶽四瀆神之尊者也此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故因其所在之方而祭之

案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為土祭之最盛足以該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正義鄭氏衆曰五禮吉凶軍賓嘉　鄭氏康成曰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賈疏牲若天子之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器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及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之等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燕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鄭氏鍔曰不當用者禁之得用者令之　易氏祓曰先言禁令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其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

辨廟祧之昭穆

正義鄭氏康成曰遷主所藏之廟曰祧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賈氏公彥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周以后稷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第稱穆武王第稱昭　或問昭穆之昭朱子曰昭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世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曰其為

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以明之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祖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大祖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

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矣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而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

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

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宫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

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髙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云毀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文二年穀梁傳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

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玄成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

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主藏於文世

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髙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存疑劉氏歆曰天子七廟正法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王氏肅曰天子七

廟者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
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非常廟之數殷三宗
亦然

案祭祀根於服制服制生於所及見人之生以百年
為期則上所及見者高祖而止下所及見者玄孫而
止故世曰五世族曰九族五服之制至是而窮祭祀
之禮亦以四親廟為限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大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也是則七廟者合文武兩世室併數之乃得七耳守祧八人其一爲姜嫄廟餘七人守七廟也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大祖尸尊不與酬酬者六尸則直有七廟無九廟此數者足以徵之矣方周公制禮時文武在祖禰之列特豫立兩世室而虛以待之故七廟備焉守祧職賈疏可信也九廟之說刱自劉歆朱子疑其或然豈未深攷耶

又案兄弟不相爲後以其亂昭穆之次也其兄終弟

及如周之懿孝者意亦為同廟異室之制與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鄭氏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辨其吉服尊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親疏之情所以稱　賈氏公彥曰車旗宮室之禁若典命職所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也言禁者謂不得上僭

下偪
案鄭鍔說與注不同兼之乃備
餘論程子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
敢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恒心後世禮制未脩奢靡
相尚卿大夫之家鮮克由禮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
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教不足以旌别貴賤既無定
分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治
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器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

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蔵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逞無度之心偷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邪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由定也晚周以下國異政家殊俗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先王之禮浸以埽地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

獻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衛不知司市之法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樂秦儀而憚復古三代聖人制作之精意遂冥冥無所尋逐以至於今可勝惜哉

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賈疏上親父下親子父子孫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以祖親高曾以孫親曾玄則九也

賈氏公彦曰父子孫

一本也推此則兼九族矣辨親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重服者親輕服者疏也　薛氏衡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左傳襄九年盟于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王氏昭禹曰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將代父當門故謂之門子曲禮孤子

當室文王世子正室守大廟皆指適而言　鄭氏鍔曰政令謂治昭穆明嫡庶不得以孽代宗也

通論黄氏度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

餘論程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須起自一二鉅公家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正義鄭氏衆曰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

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賈疏皆按職知之司空職亡知主豕者豕屬北方司空冬官也

鄭氏康成曰毛擇毛也　賈氏公彦曰名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天官貳王治事不使奉牲故云五官共奉之頒謂祭日之旦在廟門外頒與五官助王牽入廟

鄭氏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

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

小宗伯於將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賈疏約食醫和王六食言　賈氏公彦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辨其名物黍稷薑篕婦人之事故使六宮共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掌女宮之宿戒者　王氏昭禹曰六牲天產陽也故王牽牲五官共奉之六齍地產陰也故后薦六齍六宮之人共奉之

案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

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齍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齍也而所用有多少内人恐不能盡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果依注音祼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果讀為祼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　賈氏公彦曰上二者官

衆故云使共奉此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春官所主故直云待也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尸及賔也鬱人掌祭祀賔客之祼事則六彝亦爲祭祀賔客而辨之不言者舉下以明上　易氏祓曰六彝用於祼寔以鬱齊六尊用於獻實以五齊三酒小宗伯辨其名物以待用然後司尊彝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寔

通論賈氏公彦曰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彝尊此兼言賔客盖在廟饗賔客時亦依祭禮唯在野外饗不用

祭祀之尊故春秋傳云犧象不出門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

賈氏公彦曰衣服若司服衮冕以下車旗若巾車

金路以下

餘論賈氏公彦曰衣服惟大裘不可以賜是以魯祭

天用衮冕車旗惟玉路不得賜是以魯用殷之大路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　鄭氏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時又有當行之序如卜日而後齊戒既祼而後迎牲之類朱氏申曰其事則有先後之序其禮則有隆殺之別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正義鄭氏衆曰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賈疏見大卜職不言大遷略也

鄭氏康成曰號神號幣號　賈氏公彥曰天府

職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注問事之正曰貞

玉禮神之玉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王氏

志長曰案禮運作其祝號注周官祝號有六號者所

以尊神顯物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

于王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薦陳之早晚備謂饌具

存疑鄭氏康成曰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賈疏少牢饎爨在廟

門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外迎入向廟堂東寘之於簠簋也省鑊

視亨腥熟賈疏案禮運腥其俎熟其殽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

亦須鑊注不言略也賈氏公彥曰省牲眂滌濯省鑊謂佐大宗伯也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迎之告時告備乃其專職朱氏申曰充人繫牲執事者滌濯祭器案執事如少牢禮雍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匕與敦之類饎人共盛亨人亨牲而小宗伯因省之眂之逆之也

案逆齍與省鑊連言則小宗伯所逆者猶是舂人所

共之米逆之以至西堂下之爨而因以省鑊也大宗伯省牲鑊則小宗伯所省之鑊為饎鑊矣於是饎人炊之世婦視之既孰則舍人陳之寔之而小祝逆之以升堂也天神地示亦同但無世婦事耳疏據儀禮少牢謂天子饎爨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寔於簋簠非也少牢為饎者有司也故爨在廟門外特牲之饎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内東堂下矣况王之世婦帥女宫為齍盛而爨乃在廟門外乎詳見天

官世婦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瓚才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賈疏大宗伯大賓客攝而載祼是也天子圭瓚賈疏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是也諸侯璋瓚賈疏謂未得圭瓚賜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賈疏小宰贊祼將之事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小宰據贊王授尸也

案祭祀亦謂后不與而大宗伯攝則小宗伯將之以

授大宗伯也若云授王則小宰贊之無所用小宗伯矣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相息亮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詔相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已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　賈氏公彥曰未至職末輙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言之以結上

辨正鄭氏鍔曰祭祀有大小祭祀中所行之禮又有

大小注疏以使臣攝祭為小禮不知經明言祭祀之小禮非攝祭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賈疏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通論賈氏公彥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正義賈氏公彥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　王氏昭禹曰事若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

大號之類

大賔客受其將幣之齎齎子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賈疏諸侯朝覲禮畢於廟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所謂齎也

案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

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為戒即周公制典預為之防之義與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正義賈氏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

鄭氏鍔曰言立者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也

王氏應電曰營軍壘舍左祖右社亦依在國為之

鄭氏康成曰有司大祝也（賈疏大祝職大師設軍社）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賈疏案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賈疏定四年祝鮀語）曾子問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

案社主石主也奉以行者未必即石主也七廟五廟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

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主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則社主蓋亦奉祓社之幣帛皮圭為之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與音預

正義鄭氏衆曰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

存疑鄭氏康成曰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與祭有

司謂大祝之屬盖司馬之官實典焉

辨正王氏應電曰有事即有事於主及社肆師所謂用牲于社宗也將事于四望即大祝國將有事于四望也此用師常禮後鄭謂將與敵合戰而祈之非也

鄭氏鍔曰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宜也故先鄭讀與祭絶句康成連有司讀之恐不成文理

案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

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于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依注音田饁于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讀曰田賈疏獵在甸地故云甸亦得取田義者以其似治田法也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賈氏公彦曰

大甸者四時田獵也田訖將入國過四郊有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非正祭故云饁

案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為重也　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別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甸祝屬禽饁獸

舍奠於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

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于郊而不及釋奠于

祖禰何也田歸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甸祝所

專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求福曰禱

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賈氏公彥曰大

烖謂水火及年穀不熟也　王氏應電曰云上下神

祇而宗廟在其中矣　王氏昭禹曰靡神不舉與民同患也

案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明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其謂大肆始陳尸伸之　賈氏公彥曰用秬鬯使香也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大喪贊渳二官已掌之此察其不如儀　王氏

應電曰始死陳尸於牀謂之大肆者猶疾曰大漸浴曰大淵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賈疏大祝職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　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賈疏諸官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主工事故疑其屬為之　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賈疏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也　王氏應電曰小斂親身

之衣不可加損故尊卑同大斂可加故以命數為降殺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也

案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缺而匠師與鄉師御匱而治役則為冬官之攷明矣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故康成疑為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胥當作祝以為斂者即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胥衆胥必冬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師嗇夫工人士之類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有掌斂者可知喪大記言大

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必定兆域度丘隧程窆窀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縣音懸衰七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制色宜齊同賈疏禮記閒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故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　王氏應電曰衰冠精粗斬緝親疏貴賤各有式法縣於路門外俾百族皆以為準至男女之首服不同大僕縣于宮門又

專為婦人設也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鋭反鄭大夫音穿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葢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賈疏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又獻素獻成賈疏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皆於殯門外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為穿杜子春讀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脃之脃　王氏應電曰眡葬眡其地也

案眂葬地獻明器甫窆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窆度則有成命矣匶在寢宮王朝夕奠哭無時無爲離殯而遽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王皆哭踊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瑣劌鉅痛深親眂之不若小宗伯眂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祭虞祔也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王氏應電曰初喪有奠無祭自虞而有祭禮故曰喪祭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賈疏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而虞所以安神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以事之是以虞易奠也士三虞卒哭而祔間用剛日柔日從始虞至祔凡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虞與卒哭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七月復常為吉則禫祭以前皆為喪祭故注云喪祭虞祔

成葬而祭墓為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賈疏案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注奠墓有司歸乃虞也士墳高四尺故日中虞可待有司來歸天子之冢高大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成葬之上 位壇位也賈疏設祭位於墓左也 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賈疏祭后土之神以安祐之 冢人職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賈疏引冢人為尸以證祭后土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則專屬小宗伯以建國神位故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甸音田肄以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肄習也故書肄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為肄義為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賈疏禱祠皆須肄習

凶荒

威儀小宗伯主其位 賈氏公彥曰禍烖謂國遭水火

寇戎狩以軍禮行之且馳逐立陵懼有車僨馬傷猛

獸搏噬之患故祈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無絕筋

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邑則祈興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决故田與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禱　上經曰大烖此又曰國有禍烖何也水火凶荒所被有大小大烖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有烖則禳不越境與大烖之徧於上下神示異也且禍兼厲疫或王宫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曰國有以該之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正義賈氏公彦曰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隕地烖謂震裂　鄭氏康成曰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賈䟽雖依正禮祭饌略少　王氏應電曰天地大烖當安社稷宗廟之神故有類禮若大師大㑹同大祝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皆正禮也此主祈禱則非正禮故為位　易氏祓曰㑹同軍旅田役之禱祠非常禮故肄儀類社稷宗廟有常儀為位而已

案日食雖為天變然春秋以用牲于社為非禮則未

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食更不得為大裁其諸雷震宮廟風蜚屋宇之類與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正義易氏祓曰上經言大禮小禮祭祀之禮也此則總五禮之大小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正義賈氏公彥曰肆師宗伯之攷故每事皆佐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某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山川百物　易氏祓曰別而言之天神謂之祀人鬼謂之享地示謂之祭合而言之通謂之祀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

案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之者大

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肆師故首列焉猶小宰職首建宮刑而後及所以貳大宰者以歲時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成法而宣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實柴之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奠未賜珪瓚則不敢為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於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存疑易氏祓曰典瑞言圭璧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祀

山川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牷也　黄氏度曰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則山川社稷恐不當爲次祀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祈音機又巨既反又區依反珥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賈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各自當其時以祭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故書祈作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其讀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賈疏案玉藻注

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爲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士師注毛牲曰刏羽牲曰衈此刏衈正字與

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

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

羊血也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亦謂其宮兆

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

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易氏袚曰小子職

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竝

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
後鄭因皆改祈為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衆刉珥
惟見士師職祈珥凡三見不應盡改為刉又劉氏中
義云珥當為弭祈謂祈福弭謂弭災然則社稷五祀
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則曰釁各有倫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職注讀為樴一作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展省閲也　賈氏公彦曰大祭祀
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牲完否及色堪為祭

牲乃繫于牢頒付於職人也

案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於五官使共奉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為充人監門則繫於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通論鄭氏鍔曰充人職展牲則告牷而肆師又展犧牲者葢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於未為牲之前知其可用頒於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

直告牲而已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疏凡祭祀卜日吉則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期也　賈氏公彥曰詔相其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　王氏應電曰大宰宗伯俱眡滌濯則肆師所詔相者大宰宗伯也

通論陳氏汲曰大司樂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則有定

日不卜者也若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禘及時祭無定日則當卜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注故書表為剽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表謂徽識也賈疏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蓋覆之不知其實故須表顯之　鄭氏鍔曰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奉之以羞於神者各得其當　王氏安石曰小宗伯告備於王則肆師告備於小宗伯也

案此在及果築䰞之前則所表者其猶是未炊之黍稷稻粱與若已實於簠簋則二果後朝踐以訖饋食為時甚久食齊視春時恐已涼而不可進矣

及果築䰞果音祼䰞同煑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果築䰞者築䰞以果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賈疏案雜記曰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煑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祼

案築䰞者杵之以發其香乃䰞之以出其味也肆師

築之鬱人則鬻而和之與之以肆師者肆師主陳列而獻之屬莫重於祼則所陳於神者莫先焉大宗伯詔相大禮不離王之左右小宗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皆不暇及以次差之則屬之肆師亦宜矣

存疑賈氏公彦曰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相息亮反

正義毛氏應龍曰小宗伯掌祭祀之小禮肆師是宗

伯之攷故相而治之

案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壇塋域賈疏凡爲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宫墻然

賈氏公彥曰掌四郊之兆使人不得干犯神位七廟亦然　王氏應電曰平時不可不蠲當祭不可不肅故掌其禁令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正義王氏應電曰告事畢與告潔告備相終始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賈疏此據大宗伯職而言小宰亦云賓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　案疏謂有故相代良然但肆師非代小宰乃代小宗伯耳大宗伯攝后而載祼小宗伯將之小宗伯有故則肆師代也

賈氏公彥曰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

案惟大賓客王親饗燕然後設筵几故不及小賓客祭祀無涖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　小宰凡

祭祀賔客贊祼將小宗伯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而大宗伯祭祀之祼不與何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鬯王祭亦或攝后載祼及奉齍薦籩豆其禮大其體崇不當更與贊佐之事故直於初一涖視之而已

辨正鄭氏鍔曰鬯人共鬯鬱人共鬱肆師築鬻鬱人和鬯以實於彝小宗伯以時將瓚祼肆師之贊祼將蓋贊小宗伯也先儒謂此為贊小宰不知小宰凡賔

客贊祼者贊王也小宗伯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則肆師爲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罋於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儐承儐也賈疏言大朝覲肆師爲承儐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儐　匪罋之禮設於賓客之館賈疏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罋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於罋簋實實於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賈疏亦公食大夫禮文　或者匪以致饗　賈氏公彥

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存疑王氏昭禹曰儐以接賓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肆師佐儐乃佐大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擯則末儐其小行人與

饗食授祭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賓祭肺賈疏膳夫授王祭則肆師授賓客祭也

王氏詳說曰曲禮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注以授祭爲祭肺似未盡（案儀禮公食大夫雖庶羞亦賛者授賓以祭）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畺同疆）

正義　鄭氏康成曰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賈疏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賈氏公彥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　鄭氏鍔曰王者不爲已祈福欲銷民災害故有侯禳

案曰于畺及郊非徧於畿内必其地有水旱厲疫乃

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偕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攝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歲時廵國及野以賙囏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正義鄭氏康成曰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

也　賈氏公彥曰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築鬱

金和鬯

令外内命婦序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使相次秩　賈氏公彥曰外内

命婦即下經外内命女是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

後内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

後也　王氏應電曰始死及啟殯皆哭不絶聲故外

内命婦相代而哭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中知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已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賈疏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其餘具有裁制

賈氏公彦曰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鄭注祝佐含斂先服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官長大夫士

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服杖在一

時有服即有杖

案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

天官屨人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對王

宮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衰不中法則

外命男為朝覲之諸侯注盖以六鄉以出該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説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

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某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注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當為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鄭氏鍔曰師甸因大師而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尚書傳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賈疏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以望氛祥亞鼓鍾後社主主殺戮故名

社主為將在觀臺後宗廟則遷主也在將舟後　案引此者證軍中有社主及遷主也但以社主為將亦

未安

案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為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

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　賈氏公彥曰上經據在軍下據敗退此據克勝後事案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為位何也師勝而告功位有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祈請則所以斟酌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　先師旬而後及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何也其事不恒舉

也猶甗人職先膳羞而後及祭祀賓客喪紀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職曰類社稷宗廟則類非特上帝此言類造上帝則造非特禰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助大司馬也賈疏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

李氏嘉會曰助牽主車所以安神

靈也

案奉輿牽事各異奉者奉主以入車而已車隨之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銜竊轡也兵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别有牽者慎之至也師出若有功而歸皆小宗伯奉主車無庸牽者王師敗績則司馬為失其職矣故厭而奉主車肆師助牽禮官亦有事焉與國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牽者無竟日徒行之理其在車始駕及將就舍時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貉莫駕反鄭音陌

正義鄭氏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賈疏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是造兵之首　賈氏公彥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有司表貉於陳前此時肆師為位而祭也案四時之田獵有曰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即事則為小與

通論陳氏祥道曰詩曰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

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甸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　易氏祓曰田以教戰故亦祭貉於軍表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芟色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賈疏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也此芟之功也卜

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易氏祓曰嘗嘗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使人預知之而盡力於芟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獮思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 賈疏案大司馬職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始習兵故於是戒不虞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餘論陳氏汲曰春秋傳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必脩德而豫戒其義可與周官預卜來歲之戒相發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祭土爲取財焉賈疏案郊特牲取財于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賈氏公彥曰嘗獮是秋則此社亦秋祭也　易氏袚曰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賈疏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

通論王氏詳說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宗廟社稷則為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小不同故也

案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鄉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

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案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慝禮俶俗無自而興矣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其適子賈疏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

案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此卿大夫士

凡有爵者之所同也肆師相其禮則卿大夫之喪之異於士者其適子主喪之禮皆相之匪直君之弔臨而已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讀爲儀古者儀但爲義義爲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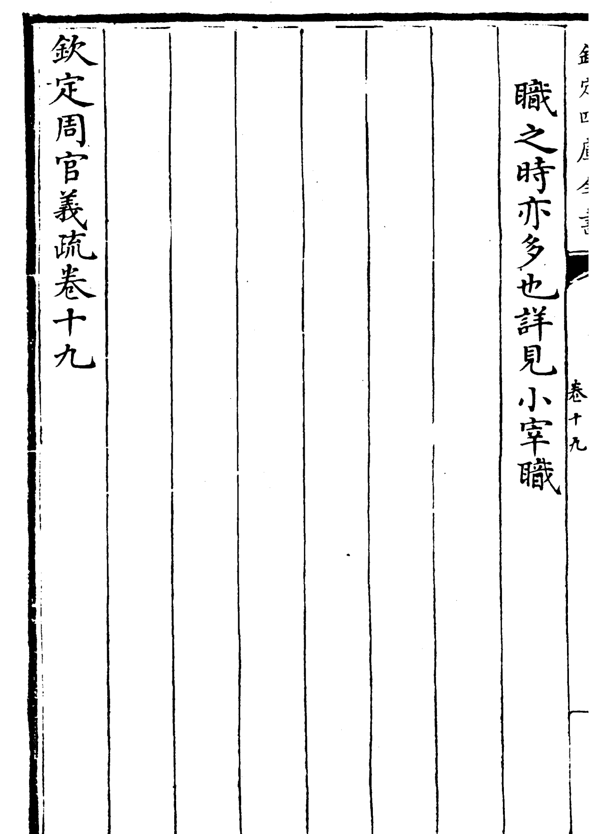
正義王氏應電曰大小宗伯及肆師所掌禮事以次相承禮之大者大宗伯掌之小宗伯佐之肆師則兼佐大小宗伯禮之小者小宗伯掌事如大宗伯肆師

亦如小宗伯之佐其正此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

易氏祓曰立國祀之禮專言佐大宗伯此則兼大小宗伯而言

案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或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

有喪與疾則祭祀賓客不得不以肆師攝矣不曰大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之事不得不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　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宰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攷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



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九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貢生臣霍瑞燁